



青春夢系列

雷茵傳說

台灣

筠

第一章

气势宏伟的大殿上，一名身材颀长健硕的黑发男子状似慵懒地单手托腮、双腿交叠的坐在最具权威的紫玉雕椅上，高兴的听着一名老者仓皇惊喜的陈说。

那名黑发男子任由长发披散，霸气的两道剑眉仿若向人宣告着王者威仪，紫金色的双眸闪着无比的强悍精锐，只消一眼就能使人全身发软、血液冻结。而这对紫眸却是克罗米亚国里仅有的人，令男人胆战心惊、女人深陷其中，并为之心荡神驰……

他是令人闻之丧胆的克罗米亚王，向来桀骜不驯，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他的紫眸深邃冷然，唇线坚毅，即使他现在状似悠然、无害，仍是迸发一股令人害怕的威势。

他够冷、够残、够狠、够绝！也够魅惑人。

堂下老者思索着该如何开口，他那犹豫却又戒惧的神情令立在王身侧的谋士好笑的道：“长老，

雷茵传说

您所谓的急事就是三更半夜将王请出寝宫，然后叫大家在大殿上看着您变幻青白交错的脸色？我想您最好在王动怒前快说明您的急事吧！”

他是撒尔科特，王的心腹及左右手，与王的贴身侍卫比克汤森，随时跟随在王的身侧。他是典型的大孩子，老嘻皮笑脸、没个正经，与沉默寡言的王及比克真是形成强烈对比。

“王……方才老臣由磊壬光镜湖里看到……看到一个‘雷茵真女’的影像，她终于出现了。”老者欣喜若狂的颤抖着唇说着。

“长老是说，传说中的‘真女’出现了？”撒尔收起嘻谑，严肃的道。

“是的。我们克罗米亚一族自古以来就传说当‘雷茵真女’出现时，谁能拥有她，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强大法力，并且统御各族。王，请您快将‘真女’带回我国，否则若是被其他国先行……”

老者的担忧被一个冷漠的喝声阻断，“既是传说，又何需在意？”座上桀骜的黑发男子无意深谈。

老者脸色倏地刷白。他双膝跪地，诚惶诚恐地道：“王，传说并非空话，那是我族最见智慧的先人所流传下来的预言……”

老者看王稍感兴趣，又颤声道：“传说中‘雷茵真女’本身并不能使出这股神奇的力量，却能将这股力量传入与她结合的男子，若是您和‘真女’结合进而获得力量，我族必能统御各国，成为雄霸天下的威国。”

“长老是认为本王法力不够好，还是认为本王所统治的克罗米亚王国不够强盛、不足以傲视众强？”男子的紫眸闪出一道愠怒的光芒。

“不……老臣不敢，王请息怒……”老者连忙伏首，忐忑着自己是否能完整地走出大殿。

谋士撒尔向前一揖，“王，长老之言不无可取之处。虽然您本身的法力已足以称霸各界，但若拥有更神秘玄奥的未知力量岂不更好？”他抬眼看见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的眼光，又道：“虽然我族一直以来都令各界臣服，但诡心狡思的人仍然存在，像盘据北方的尤利西斯，以及零散各地的小国，长年以来一直是令我们头疼的针芒，若能使其归降，王就能统一各界高枕无忧。”

紫眸男子念头一转，冷冷地开了口，“那么，去把那位‘真女’带来吧！我倒想见识一下她是何方神圣，又有怎样的力量能让我降服各国。”

“王，‘真女’所在的世界和我们不同，是在另一个次元空间。因为穿透次元空间只有您才能做到，所以……”老者啾啾地发言。

“她在哪里？我又如何知道她是否‘真女’？”紫眸男子直接切入重点。

“她在名为‘台湾’的岛国，而‘真女’的真实面目隐藏在人类女子体内，只要将她带回我国交予老臣，老臣必能迟用‘显沁玄镜’让她还复真实面貌。您会在她胸前心口上看到一个紫色菱形胎记，那是‘雷茵真女’的记号。”

紫眸男子看着他忐忑的样子，慵懒的命令渣：“长老，你有什么话就一起说了吧！”

老者闻言，怯怯的解释，“王，‘真女’的力量并非由男女结合就能获得，必须……她真心爱上那个男人，并且心甘情愿与之结合，若是巧取豪夺，是得不到神奥之力的。”

紫眸男子讥笑一声，“真爱是吗？哼，有哪个绝色佳丽不拜倒在我脚下的……‘雷茵真女’，你也不会例外，你会爱上我的，”

他的紫眸泛出金色诡芒，令人不由得心寒胆战；他的唇边掠过一抹残酷的冷笑，令人为之震骇

.....

众人看向王残魅嗜血的笑容，莫不担心起“雷茵真女”的未来。

又该缴房租了。每到这时候，她和家人就心头烦重。父亲已经六十岁又患有重病，母亲为了贴补家计替人带小孩，姊姊也已嫁人并育有一男一女，她丈夫终日为生计也忙得心力交瘁，只得将两个小孩往娘家送。她的哥哥是个业务员，为扛沉重的经济重担，每天不到半夜不会归巢。而她……现在正失业中，每天窝在家里帮忙照顾重病的父亲、帮母亲带小孩，顺便在闲暇时写写稿！就是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言情小说。

他们家的经济状况颇为拮据，所以每回缴了房租后，母亲总是会抑郁好几天，埋怨这抱怨那……

每当母亲看见她闲在家，偶尔振笔疾书了几个格子，就摇头叹气，“唉，你也不找点工作多赚点钱回来贴补家用，老是写那些有的没的……又赚不了几个钱，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可是她知道母亲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可没这么想。或许是因为她是么女，也或许是因为她较兄姊聪颖、慧黠，更或许是她较为贴心，母亲和父亲

有什么事必定找她诉说倾谈。

基本上，她是个思维怪异独特的人。她有着细腻善感的心思，大而化之的爽朗，遇强更强、遇弱更柔的个性；有时精灵刁钻如女圣人，有时又像傻大姊般迷糊……

不，她没有双重人格也没有精神偏差，她只是个性有时会互相矛盾的平凡女子。

为什么她存活在这个世上二十六年了，依然是不能习惯这种令人讨厌的乏味日子？

有时她真的希望抛下一切锁碎羁绊，一个人到无人认识熟悉的陌生地方，摆脱父亲无助苍茫的眼神、母亲令人头痛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姊姊频频回娘家来哭诉抱怨丈夫儿女、哥哥没日没夜的默默耕耘……

她逃避这一切的一切，可也放不下沉重的亲情包袱。她爱他们，可是她从未说过……他们也未曾对她说过。

她自嘲地笑了笑，翻着写了一半的原稿，讪讪的道：“这些骗死人不偿命的风花雪月，当真存在吗？”

忽地，她心口悸动了一下，像火烧烫烙一般，

令她抚胸低叫一声。

“为何这几天胸口常会火烧似的发烫？难道……我病了？”

她走到镜子前拉下衣衫，看着方才热痛的左胸口，那儿并无异样。镜子反映出一名黑发及腰的女子，有一双清灵的黑瞳、小巧的鼻、巧丽的朱唇；她虽不是美若天仙，却也是清灵娟秀的清秀佳人。

她也有过几名追求者，但当她问对方为何喜欢她，来人皆做不同回允。

“你温柔恬静，有如绽放幽香的清莲。”

“你聪明世故、为人豪爽冷静，将来一定会是我的贤内助、好帮手。”

“你像小女孩似的天真可爱，有时又像个小迷糊，让人想好好疼爱一番。”

“你的暴躁跋扈犹如武则天、秦始皇再世，娶了你呀，以后为我持家必然没问题。”

得知这些原由后，她便没再与任何一人往来。当家人朋友问起，她只是淡笑道：“知我者唯天地，再无他人。”

众人皆不明白她所指何意，但……罢了，她几时希望让人懂她，被人了解、透析可不是一件高兴

的事。可是……许是矛盾心性使然，她又冀望有人能够了解她，又能给予她适度的自由、空间。

她真贪心呵。

她又朝镜中女子报以讽笑。

☆

☆

☆

一名侍从慌张的奔向克罗米亚王——费里安全克罗米亚的寝宫。

刚才他跑到“流虹宫”，正担心会扰了王宠爱美人，经由守门小仆告知，才晓得今夜王是在他自己的寝宫休息。

可这更糟呀！眷恋美人绝色的王几乎天天夜宿“流虹宫”，只有在他想一人清静时，才会在自己的寝宫休憩。

这表示王并不想让任何人打扰，而现在他这个不要命的小小神殿侍从正要去做这件惹王不悦的事。

不过，为了他们克罗米亚一族的未来，他豁出去了，即使待会儿他得跟自己的脑袋道别，他也认了。

他来到王的寝宫，缓缓踱至门前。

“站住！”一声浑厚的喝斥令他不由得跪了下来。

“神殿……长老……‘雷茵真女’的影像……我……”神殿侍从当然知道涪是王的贴身侍卫！比克汤森。

他与谋士撒尔科特都是王最亲信的人，但较之撒尔的温吞嬉笑、平易近人的七位保护王上安全的比克战士与王同样令人害怕恐惧的气势，实在让人脑子混沌、四肢无力。

“王已入睡，不希望有人打扰。”大块头的比克喝令着。

神殿侍从猛吞一口口水，力图镇静的表明来意，“我……找是塞长老之命，前来一黑告王……‘雷茵真女’的影像又出现了，长老……长老请王快点到神殿观看‘圣光镜湖’……”

他话未说完，寝宫的门就开了，走出来的正是他欲禀告求见的王。

好……好一位威仪天成、卓尔不凡的伟岸王者，让他这个从来未曾近看天颜圣威的侍从一时看傻了眼。

“想留着那双混眼就给我说明你的来意！”

费里安的一声斥喝令这侍从当场吓得晕了过去。

他呐呐咕哝几句难听的话，比克见状，恭敬的上前告之方才侍从的来意。

只见他眉一挑，嘴角一勾，“是吗，我正想瞧瞧‘雷茵真女’是何长相。

走吧。”

“是！”

“这相貌平凡的女子就是长老受之若惊的‘真女’？”费里安神态倨傲的质询。

“王，老臣说过，她只是‘真女’为躲避众野心人士耳目，暂时掩匿的凡人面目。待您将‘真女’带回克罗米亚，老臣定以‘显沁玄镜’使她回复真实相貌。”老者恭怯地解释。

想他雄霸各界的王向来英俊魅惑，多少美若天仙尽往他怀里钻，光是“流虹宫”内就有三千多名佳丽，更别论各国欲争相缔结姻亲的公主美人。

难怪王会在看过“真女”的清秀之姿后显得极为不屑。

“王，请您在三日后的月圆之夜施以法力，穿过时空次元将‘真女’带回。”老者殷切的眼望向

一言不发的克罗米亚王。

“我说伟大的王，您再不快将‘雷茵真女’带回来，若是被他族先行一步……对您的声威可是有很大的影响哪！再怎么，‘雷茵真女’也是我们克罗米亚一族的传说神女，倘若落入他族手中，我们英勇的王可是会被人耻笑的，您说是吗？”

这个嘻皮笑脸的撒尔不知道何时冒了出来，讲了一堆不要命的俏皮话。

果然，费里安挑高右眉，冷肃的道：“几时你也关心起本王的声望了？你是不是嫌自己舌头长太碍事？我可以命人拔下它，当鱼池里的鲜肥。给我退下。”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可小觑的威严凛然。

撒尔吐吐舌悻悻然地退出大殿外，悠哉的到处闲晃瞎逛。

隔天他才知道，他那英明伟大的王竟然派他这克罗米亚国最俊俏、最有人缘、最具智慧的堂堂谋士去神殿当义务司仪！

他那高高在上的王真是够狠，够冷，够无情，好歹他也是为了整个克罗米亚的人民着想，也为了他能够获得“真女”的神力量，进而统一各族各界，而他的王竟然——

也罢！只要他那狂傲冷漠的王肯去异世界带回“雷茵真女”，也就不枉他替神殿做白工了。不过，听说要取得“真女”的力量，必须有爱的结合方能奏效……

要他那寒冰般的倨傲王付出爱？呵呵，他已经开始期待“雷茵真女”的到来了！

☆ ☆ ☆

云湘服侍父亲吃下药，顺便帮全身无法动弹的父亲擦拭身体，才上楼进了自个儿房里正想躺下，她那位喜欢同她说“体己”话的母亲随即跟了进来。

“阿湘，我跟你说，隔壁江太太想介绍个男孩子给你认识，听说月收入五、六万，人也老实可靠……”

她看着母亲一张一合的嘴，眼皮更加沉重，神智也愈飘愈远……

“阿湘……何云湘！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她的母亲大人开始大发雌威。

“有……你说那个男人月收入五、六万，家中有地有祖……”她打着呵欠说。

“这年头这种条件的男人已经很难找了，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有名有望的人家，现在有个好对象，你可别错过了……你竟然给我睡着了，起来！我还没说完咧……”

那个男的如何，云湘倒是一点兴趣也没，反正与她无关！她只听到母亲在她神智渐沉之际，传入耳朵的最后一句话！

“整天写那些劳什子小说，写得头脑都秀逗了。哪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缠绵动人爱情？每个女人还不都是本本分分认命的找个男人嫁了！整天作梦……”

蒙胧中，云湘看见一双残冷的紫眸朝她而来，仿佛在对她痴狂的讪笑。那对紫眸闪着诡谲的金色光芒，就好像觅着猎物般的残酷嗜血！他是谁？那紫眸的主人是谁？她想看清楚那双紫眸的主人……

她正想上前拨开层层缥缈，但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强大力量将她拉了回去……

“呀！”

她猛地睁开双眼。是梦？但……为何胸口传来剧烈鼓动的心跳呢？

“何云湘，你居然给我神游去了？”

母亲的一声咆哮使得她混沌的脑子倏地晴朗。
“没……我有在听啦……”她心中暗自叫糟，想必又要挨上一顿炮轰了。

“你最好是有给我听进去……”此时楼下传来隔壁江太太的叫唤声，何母只好收起正要泛滥的口水，悻悻地转身下楼。

呵呵，好险哪！感谢那位喜欢四处串门子的江太太。这时，她的左胸又传来一阵炽烫……

“呀，”她不禁低叫了声，走到镜子前拉下衣衫看着左胸口。

天！什么时候她的心口上多了一抹淡紫色的疤痕？她以前并没有发现过这抹奇特的疤痕……噢，那抹紫色淡痕又乍然消失了。难道……她还在作梦？还是她眼花了？



“王，听说您要去异世界接回那位传说中的‘雷茵真女’……”娇娆媚软的柔嗓随着令人麻醉的葱指攀上一副黝黑结实的男性胸膛。

问话的是一名丰腴婀娜的妖艳女子，她见王今天似乎心情颇佳，没因她的多话不悦，于是便仗着

平日王对她身子面貌的眷宠，又问了句：“王，您会立她为后吗？您可别有了神人，就忘了艾洛姐……人家会很难过的。”

女子媚惑的秋波流转，饱含痴悵的美瞳眨了眨，嫣红的性感丰唇微微噉着——好一副美人轻图哪！

只可惜，她那英俊冷漠的王只哼了一声。

她知道，她的王是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男人，当初她也是费了好大的心血，极尽媚惑之能事，才博得王的青睐。

虽然她只是“流虹宫”各色佳丽中的一个，而且王也只贪眷她的身子美貌，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爱，但只要她好生地伺候王，他日立后时，她也有飞上枝头成凤凰的机会。

哼！什么“雷茵真女”能让王拥有神奇的力量、能使倨傲冷酷的王获得统御各族的能力，她要是敢妄想霸占英俊强壮的王及后座，她会让她好看的。

“王，让艾洛姐今晚服侍您就寝吧，您就别回寝宫了，好吗……”



连下了三天雨，今天好不容易放晴，云湘立刻买来防水漆，爬上屋顶涂捡抹抹。

她的房间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但滴得满屋湿答答，就连衣橱、墙壁、书柜都可恶地发霉。

待她忙完想倒在床上大睡一场，母亲又上来叨念一堆芝麻蒜皮小事，念得她愈是心烦。

她憎厌这一切平凡扰人的庸碌日子！她的未来难道也要这般混沌、平庸吗？不！她想摆脱，摆脱一切……

深夜，她走到窗前，看着夜幕上的一轮明月。

“呀……今夜的月亮又圆又皎亮。”她不禁脱口欣赞。

咦，月亮的光晕怎么变成了红色？是她眼花了吗？

光晕由淡红逐渐转为红。

四周突然变得无比静寂，就连她自己的心跳脉动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不对劲，真的不对劲；她的直觉正狂嚣地警告着她：有什么事要发生了。